

2025年,中国科技创新取得多项重大突破,科技落地生活的场景也日益多元,这一切都在重塑科幻作家们的想象。我们如何理解科幻创作,又如何理解科技与人的关系,理解文脉传承的根系滋养?请听科幻作家、出版人谈一谈,科技时代如何安顿我们的心灵家园。

——编者

招呼」。
▽二〇二五中关村论坛年会前夕,两个负责接待的人形机器人向与会者打

在算法的荒原上,我们如何辨认“人”的形状

■程婧波

整理 2025 年参加各种活动的笔记——从首尔国际书展到上海国际书展,从塞维利亚大学到成都国际文学周,从格拉纳达的西班牙图书节“对谈现场”到中国作协在昆山的“文学”县“场”……纸页间夹杂着车票、场馆地图和不同会场的参会文件,它们像时空的切片,记录着我这一年身处一个一个“文学现场”。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在奔波于不同的文学现场过程中,总是萦绕心间的问题:在算法的荒原上,我们如何辨认“人”的形状?

与其说这是一个需要我们“回答”的议题,不如说它正是我们所有人——作家、读者、评论家——此刻正身处其中、并被其重塑的现场本身。

当人工智能以惊人的效率生成情节、模仿风格,甚至制造情感涟漪时,文学创作不可被替代的“原点”究竟在哪里?我的答案,越来越清晰且坚定地落回到了“身体”与“情感”上。在当代文学史上,有过几次“身体写作”的浪潮,但这一次,情况和以前完全不同——我感到这次并非简单的回归,而是一种在技术饱和时代里,文学对“何以为人”的再发现与再确认。

我个人的创作也越来越印证了这个答案。比如这一年创作的《兰花小史》,这个短篇小说的标签是“女性”和“身体”。在传统叙事中,“身体”常常是欲望、权力或伤痕的场所。但在科幻的维度里,身体首先是一个感知与存在的界面。这是两种不同的“身体写作”。再比如,我 2023 年创作的《且放白鹿》是一篇具有“具身性”特点的短篇小说。那是我旅居国外 3 年之后回国创作的第一篇小说。我在国外居住时,受够了平淡的“乡间生活”,一直发誓说要“回到中国去过现代化的生活”。回国之后,正是人工智能突然从实验室走向社会应用的关键节点。在回国好几年都写不出一篇小说之后,《且放白鹿》诞生了。

现在回头来看,《且放白鹿》正是在我的生活现场从“乡间”回到“现代化”,我的创作背景从科幻的“反日常”回到“日常”,同时我个人又真实地受到了人工智能的浪潮裹挟时,不得不再次思索“何以为人”而诞生的产物。小说中,李白的一句诗差点毁灭了整个宇宙。因为那是一个盛唐诗人用全部生命体验(他的狂醉、他的不羁、他对时空的苍茫感)所灌注的、“在场”的澎湃能量。人工智能可以解析“且放白鹿青崖间”的格律、意象与典故,甚至可以生成亿万万个类似的句子,但它无法复现李白写下这句诗时,那个与山川星月共振的、具体的身体在场性。

《且放白鹿》的主人公是个丧偶的大学教授,他在人工智能的指引下,和一个骗子踏上旅途,去寻找妻子留下的谜团。衰老的身体——李同芳教授那“起褶的皮肤”、无法自己清洗的后背、闻不到气味的鼻腔——首先是一个存在感知逐渐黯淡的界面。重新发现并确认这具会疼痛、会无力、终将朽坏的身体,是我有意识地用“具身性”的观察视角来创作的一次尝试。

我和主人公一样,也在追问:当技术可以篡改记忆、模拟陪伴、制造虚拟天堂时,

那种让我们甘愿承受痛苦、选择脆弱、并因此定义了我们尊严的“真实”情感与选择,究竟是什么?

李同芳的旅程最终揭示,重要的或许不是 AI 能否给出答案,而是人类寻求理解、抗拒遗忘、渴望联结的整个过程,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全部尊严与意义。技术在此是一面透镜,它放大了人性中的光辉与偏执,却无法替代那个在荒原中独自跋涉、感受着失落与渴望的肉身本身。因此,在我看来,人工智能时代给文学带来的最大挑战与馈赠,是它迫使我们彻底告别一种幻觉:即文学的价值仅在于提供优美的修辞、完整的故事或某种思想观点。而这些,机器将日益擅长。

文学,尤其是深度叙事,其力量正在于呈现情感的“低效率”和“不透明”。就像《且放白鹿》中,主人公李同芳对聊天机器人的依赖,明知是幻影却难以自拔,这其中交织的不仅是思念,更有知识分子的尊严陷落、老年孤独的自我欺骗,以及对失去掌控力的人生最后的笨拙抵抗。这种情感是混沌的、多维的甚至是不怎么“健康”的——而这,恰恰是人性中最真实而深邃的部分。

AI 可以生成合乎逻辑的“悲伤”或“喜悦”,但文学的任务是勘探悲伤底下为何会有解脱,喜悦之中何以藏着愧疚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一直关注的女性写作与科幻写作,就像文学世界里的“面壁者”那样,在“三体人”的大军兵临城下时,肩负着全人类的希望,展现出或可与人工智能“一战”的想象空间。

女性写作长期深耕于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“私人经验”领域——身体的周期、家务劳动的纹理、亲密关系中的权力暗流、际际间的沉默与创伤。这些经验不是世界的“边角料”,它们构成了人类感知网络的另一半基石,是抵御被技术抽象化、均质化的关键堡垒;而科幻写作,则通过构建极端的思想实验情境,将“人性”置于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之下:当记忆可被篡改、意识可被上传、爱可被定制时,我们凭借什么来确认“我”之为“我”?

两者一内一外,一微观一宏观,共同致力于同一项使命:在技术无限“向外”拓展的时代,坚决地“向内”挖掘,保卫人类经验的整体性、复杂性与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解析性(或许这种想法很快就会被人工智能时代打败,被将来的人工智能教科书作为反面教材——“看,2025 年,在我们人工智能诞生之初,人类里那些会写小说的还妄图负隅顽抗!”)。

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提出,文学(诗)的本质是对现实世界(包括可能与必然之事)的模仿。而今,我们处于一个充满神奇和危机的时代——当算法能模仿一切叙事,唯有文学仍在叙述那不可模仿之物——机器看不见的,我们能“看见”;机器无法在场,我们可以“在场”。

而我所期待的科幻写作和女性写作,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可能成为守护“何以文学”“何以为人”的前哨,或者说最后的壁垒。

(作者系科幻作家)

△《Project X:星际友好计划》航天科幻扩展现实体验展上,人工智能机器人星启8号正在操作航天仪器。

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

△中国自主研发的6000米级深海无人遥控潜水器(ROV)“海琴”号成功进行海试。

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

▽在第八届世界声博会现场,机器人表演舞狮节目。图源自新华网

▷在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新闻中心,机器臂正在进行书法创作。

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

▽在中国作协“著名作家进‘县’场”活动中,读者请科幻作家刘慈欣签名。

图由主办方提供

△重庆巴南一家福利院内,老人与智能机器人聊天“解闷”。

图源自新华网 张娅 摄

科幻的维度

■江波

如何评价一篇科幻小说是一个颇为主观的问题。各花入各眼,文学的评价永远充满各种不同角度、不同意见。小说具有自己的基本评价标准,也就是小说的共性。基本评价标准有两个维度,一是文学技巧,一是思想深度。文学技巧无须赘言,思想深度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对人性和社会的刻画和揭示。思想往往蕴含在故事之中,蕴含在人物的行为之中,归根到底是对人性的描摹。所以也可用人性描摹来概括这一维度。

科幻小说的特性在于第三维度。科幻小说之所以被称为科幻,必然包含对科学和技术的幻想。第三维度就是描绘基于幻想的世界,是符合逻辑的推想还是天马行空的幻想,这属于科幻内部的区别,此处均称之为幻想。

任何人性的描摹必然发生于特定的社会时空中,而人类的时空以技术基础为基本特征。石器时代、青铜时代都是典型的以技术对人类社会时空进行命名的例子,工业革命更是以科学技术变革为根本推动力。对于现实题材文学作品,时空维度是我们所生活的日常世界,其中的技术基础、活动场景无需刻意加以描述。科幻小说或其他幻想类小说则不然,小说人物所处的时空是陌生的,作者必然需要对此进行描述,否则读者无从理解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并非科幻小说增加了一个维度,而是现实题材小说蜷缩了一个维度,小说所处的空间原本就是三维的。

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、典型环境是小说三要素。在我看来,文学技巧、人性描摹、技术时空也构成小说的三维空间。对文学作品而言,前两项是一致的标准,唯独技术时空对不同类型的作品要求有所不同,甚至是迥异的差别。

决定时空特质的是技术条件。现实的技术条件为人所熟悉,通常并不会在小说中强调。例如,在一篇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中,并不需要描述什么“公交”,一个发生在公交车上的场景用“公交车”词时,大致的场景就会自动浮现在读者脑海里。但对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古人而言,理解这一场景就极其困难,需要依据他所活动的时空之中的技术条件来进行想象性描绘。我们很难代入一个春秋时代的人,但可以想象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

系统,他需要用非常复杂的描述才能向别人传达意思,而他的读者也不得不接受这种复杂描述来完成场景的构建。

现代人写科幻小说面临的困境是类似的。未来时空所依赖的技术条件并不存在,需要用现代人所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。站在当下时间原点描述过去和现在是容易的,因为文明层层叠叠堆积在历史的时空之中,一直延续到现在。神魔、武侠、奇幻、修仙、科幻等幻想类的作品,其时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,甚至与现实迥异,就需要进行解释和说明。这种说明就构成了幻想类小说的时空维度。在这个维度中,科幻仍旧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。

科幻中的技术时空基于特定的技术或者科学锚点。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断拓展人类的知识和视野,也给科幻提供了新的锚点。在技术时空这个维度上,科幻可以依赖于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更新。其他幻想类作品则很难做到。以科幻对“人造人”的想象为例,在 19 世纪,《弗兰肯斯坦》利用尸块拼凑成躯体,然后通电让它活过来,这个设想基于当时对生命的理解,是一种奇异的科幻想象,然而如果今天的作者按照这种方式来写科幻小说,可能会被认为是鬼故事。因为今天的“人造人”是人工智能,是克隆人,这都是基于科学技术的新进展而更新的科幻设想。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对火星的想象。当天文学家用望远镜发现了火星“运河”的时候,诞生了一大批关于火星人和火星文明的科幻小说。今天,我们的探测器已经登陆火星,对火星人的想象还停留在传统方式就显得不合时宜,今天的科幻多以改造火星,让人类如何适应火星恶劣的条件为想象基础。同样是火星,100 年前的科幻和今天的科幻所属的技术时空截然不同。科幻因为科技的发展不断获得新的基点,且不断更新,这是科幻的优势。

与之相比,其他的幻想类小说很难找到新基点。比如,武侠小说的技术基础是内功、气功或者武术招式,都基于对人体自身的认知,所以武侠的技术时空是一个大致确定的范畴,技术基础很难更新和突破。魔法世界也类似。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,在于人类的认知,无论是科学还是非科学

跨山海归“家”

■杨枫

我的文学启蒙藏在新疆石河子兵团 148 团良种队的盐碱地里。20 世纪 60 年代,我的父亲、诗人杨牧怀文学热忱奔赴边疆,将青春与热爱挥洒在戈壁滩上。记忆里的七八十年代,生活虽然艰苦清贫,家中却始终萦绕着书香——父亲省吃俭用买回书籍,在土墙里掏洞用晾干的葵花杆做支撑,搭建起简陋却不乏厚重的书架,《诗律学》《青春之歌》《裴多菲诗集》等各种书籍整齐排列,每本都被翻得卷了边,不少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。无论田间劳作多么疲惫,夜晚父亲总会伏案灯下,或潜心研读,或提笔创作,从《野玫瑰》的边塞风情到《边魂》的生命力量,每个文字都浸润着父亲对文学的执着和对生活的赤诚。这份爱书、藏书、写书的坚守,在不知不觉中融入我的生命,成为刻入骨髓的精神底色。

大学毕业,我追寻父亲的足迹到了成都,在一家文艺出版社工作 10 年后,因为童年埋下的热爱浩瀚星空的种子,一头扎进科幻领域,开启了全新的文学探索之旅。这些年,我带领年轻的团队打造光分科幻文库、推出《银河边缘》书系、收集整理《中国科幻口述史》,既打捞中国科幻发展脉络,留存作家创作的珍贵记忆,也搭建优质的内容平台,发掘新锐的创作力量。看着日益增多的创作者提笔书写科幻故事,我愈发坚信,自己选对了深耕一生的赛道。但我也未曾料到,当我以中国作协新入会会员的身份“回家”,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新时期诗歌成就展示墙上,居然惊喜地发现了父亲的名字与介绍——几行简短的文字背后,是父亲半生扎根边疆、笔耕不辍的坚守。那一刻,这份跨越共鸣让我明白:我回的不仅仅是一处物理场所,更是文学家共同的精神港湾,是初心萌发、使命传承的精神起点。

也是在那一刻,我明白自己见证着这个时代跨界融合的文学生态——从边疆大地的文脉积淀到城市热土的科幻活力,从田间地头的创作初心到行业前沿的探索深耕,科幻的想象力可以汲取严肃文学的人文厚度,严肃文学也能借助科幻的创新视角焕发新生。这份碰撞与滋养,让我对科幻出版的未来更有底气:无论文学形态如何迭代,对文字的虔诚、对品质的坚守、对初心的笃定,始终是一份共通的心灵底色。

深耕科幻出版这些年,父亲传递的理念早已化作我的行动准则。我以父亲的爱书之心审读每一部科幻作品,静心品读筛选,不错过任何一部值得发掘的佳作;以父亲的藏书之诚坚守出版品质底线,不追逐浮躁潮流,只为读者与行业甄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;更以父亲的创作之韧陪伴每位科幻创作者,从选题打磨到作品推广,尽己所能搭建阶梯,见证一个个优秀新人的成长、一部部优秀作品的出圈。正是在这样一种理念下,截至目前,我担任总策划的《光分科幻文库》已推出中外优秀科幻作品近 130 部;我担任主编的科幻杂志书《银河边缘》书系已推出 25 辑,其中就发掘了作家海漭;以及我和团队耗费 8 年时间推出的《中国科幻口述史》系列。如今,这份责任更添分量,我更加坚定了做好科幻文学出版人的信念:在这片科幻沃土上守护创作生态,传承父辈文学精神,让边疆文脉与科幻活力交融共生,让更多优质科幻作品被看见、被热爱,让更多的年轻读者感受科幻穿越时空、照亮未来的魅力。

从边疆戈壁到城市街巷,从父亲的诗歌到我的科幻,地域与文学表达形式虽有不同,对文学的赤诚热爱始终未曾改变。未来,我将继续深耕科幻赛道,用心守护科幻文学的精神内核,让科幻之光照亮更多角落,贡献出属于中国科幻、属于两代文学人的力量。

(作者系科幻出版人)

的认知,扩展都是极难的事。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有赖于数以亿计的相关人员不断的努力,他们在不断扩展科学认知的边界。但有多少人在努力扩展神话、奇幻、武侠的认知世界呢?绝大多数神话、武侠、奇幻、魔幻都显示相似的世界观和技术条件,根本原因就在于支撑这些世界的技术基础没有太大差别,这些技术基础之所以是凝滞的,是因为它依赖于人类社会在过去几千年中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。今天要创作一个新的魔幻奇幻故事,除了已经为人所熟知的世界观外,只能完全依赖于作者自身极为有限的创新,远远不足以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技术基础。换言之,科幻拥有科技创新作为源头活水,而其他幻想类的文学则没有这种源头活水。这是科幻的优势。

科幻在技术基础的不断迭代更新上具有优势,反过来也造成另一种问题,那就是科幻创作很可能在技术想象的向度上着力很猛,却在文学技巧、人性描摹的维度变得相对薄弱。因为作者自身的创作能量是有限的,要在三个维度上同时达到较高的高度,对人自身能力的要求很高。与此相对,当其他幻想类创作放弃了创造新技术世界的企图,自然也就转向了另两个维度的竞争,这些作品逐渐变得和现实题材小说或者历史小说相似。因此在幻想类别中,会整体发生一些倾斜,这种倾斜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,但对于每个作者并不构成什么限制。创作的花板在于作者自身的水准。

一些评论家和作家认为科幻小说在文学上水平不高。这种观点放在文学技巧和人性描摹这两个维度来考察或许是正确的,然而,如果不加上技术基础的维度,对科幻小说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失焦。与此相关,如果一个科幻作者过于强调对技术世界的创造,而忽视其他两个维度的重要性,对于创作也是不利的。作者应当全面地提升自己的能力,也就是集中体现在这三个方面:锻炼文字表达技巧;深刻观察社会,理解人情世故;学习文化知识,构建深厚的知识体系。最优秀的科幻作品应该是“三高”作品:高技术世界、高人性描摹、高文学技巧。

我坚信在科幻文学的发展过程中,“三高”作品肯定会出现。我也非常期待看到越来越多的“三高”作品,让科幻小说不仅在类型文学中立足,也可以成为主流文学经典。那应该是科幻作者努力争取达到的目标。

繁荣昌盛,生生不息,愿科幻在三维世界中展开,展示栩栩如生的人类幻想和未来。

(作者系科幻作家)